

华人眼中的法国骚乱

暴乱的隐患一直存在(下)

(接上版)陈威说,小时候居住地附近华人不多,邻里之间都很自然地玩在一起。大家虽然肤色和样貌截然不同,但都说法语,一起在楼下踢足球、骑自行车,彼此之间没有隔阂。“除了他们偶尔聊起,是父母或爷爷辈移民来到法国,能判断他们是第几代移民外,大家基本不会谈论更多关于移民的事情。”

在成长过程中,陈威觉得自己也并没有因外来移民身份而遭受到不公待遇。陈威说,由于法国的移民群体众多,学校里老师甚至会主动观察,注意到有被排挤的学生时,老师会主动提供帮助和辅导。

但隔阂仍有发生。陈威发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移民身份。而北非地区移民们的共同点更多,彼此之间的来往和交流也就慢慢变多。“有很多北非地区的移民二代、三代,虽然不是结帮,但是会产生归属感。移民二代或者三代本来也都是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后来经历不同的教育和环境,渐渐开始和其他种族的群体产生一些隔离感。”

陈威说,偏见和

隔阂常常发生于不同区域之间,与所居住的区域和环境有关。通过口口相传,大家会对经常出现问题的某些区的印象不太好。“大家也会尽量不想产生偏见,但是说到底,还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

钱宁宁所在的公司有不少员工是来自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家的移民,她发现在日常工作中,大家都会避开讨论移民的问题。“其实关于移民和种族,在法国一直是比较严肃、敏感的话题,法国人从来不会主动讨论这些。特别是当团队有外国人的时候,大家会更小心。”

在陈威的观察下,同样作为移民群体的华人,往往不会和冲突事件有太多关联。“当发生冲突和混乱时,大部分华人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事情。”陈威说,法国的华人大部分有自己的生意,像退休年龄上升等政府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太大。“大部分华人跟这些罢工、游行都不太相干,遇到类似的冲突事件,华人往往选择避开,然后继续正常生活。”

钱宁宁也说,“华人不会选择激烈

闹事的那种群体。可能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大家想的还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还有财产安全为重,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受了委屈是不太敢发声的。”

“隐患一直存在”

钱宁宁是2021年到的巴黎。她感觉巴黎的游行示威很多,前阵子法国宪法委员会批准了马克龙政府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法案,将法国最低退休年龄提高两年至64岁。这项改革法案争议较大,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但大部分示威都不能被称为‘暴力的游行示威’,都是相对比较平和的,没有暴力行为,也会在特定区域进行,会有警察和宪兵的保护,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基本不大。”钱宁宁说。

小文发来的一张图片显示,位于公司附近的一条街上,街的一侧是身穿黑色衣服的抗议者,另一侧是严阵

以待的警察,而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市民则坐在街中间的座椅上旁若无人地吃着三明治。小文觉得,对冲突“习以为常”的行为很有法国特色,也说明了冲突几乎成了法国居民的某种“日常”。

游行抗议活动给小文的生活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除了巴黎市郊的公共交通变得缓慢,小文选择了居家办公,不少商店到了傍晚提前闭店以外,生活仍是照常进行。但过去一周,她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事情发生后,我出门去附近超市的途中,也会一直担心突然有事情发生。现在如果要晚一点回家,我会戴帽子戴口罩,把自己尽量捂得严实一点。”

而在巴黎生活更

长时间的钱宁宁,则显得更淡定,“隐患一直存在,但是当你掌握了哪些地方比较安全,不要去不安全的,就基本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陈哲宇也有自己在法国安全出行的准则:绝不踏足人们认为“较危险”的区域,如果必须要去一些“不那么安全”的区域,会选择尽量在白天出行。在陈哲宇看来,许多冲突有各自的历史原因,而自己能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讨论敏感话题,保护好自身安全。

(应受访者要求,陈哲宇、刘诗怡、钱宁宁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周思雅 李冰洁 实习生邹冰倩 王艾琳 程冉)

